

8 最美的身影

文／甦葳虹 圖／鳴叮鳴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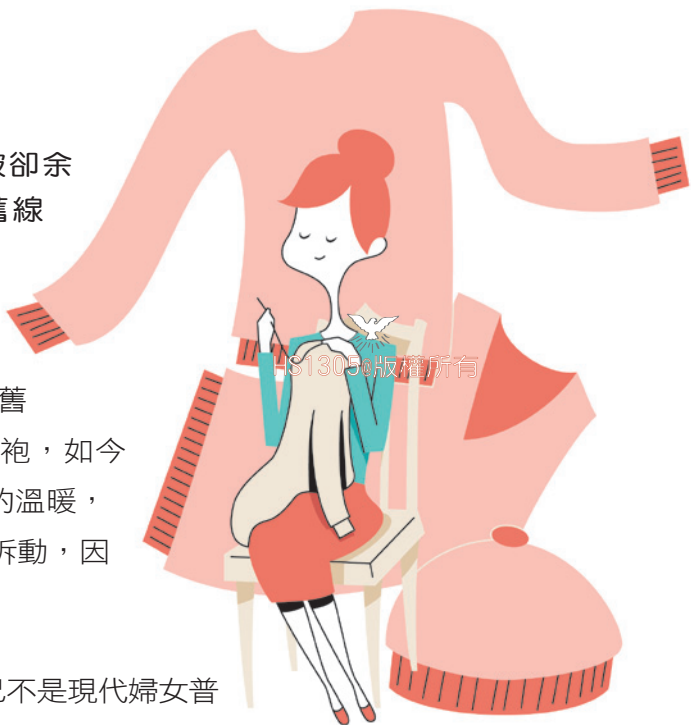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的信仰一直是我們家的標竿，每日晨禱的身影，是我心中最美的畫面，虔誠又專注。

「卅載綈袍檢尚存，領襟雖破卻余溫；重縫不忍輕移拆，上有慈母舊線痕。」

這是清代詩人周壽昌所寫的一首詩，詩名「曬舊衣」，意指詩人翻檢舊物，發現三十年前母親為他縫製的長袍，如今領子和襟袖雖已破舊，但卻存有母愛的溫暖，睹物思人，想念深切，欲縫補卻不忍拆動，因為裡頭有母親一針一線傾注的愛呀！

我的母親手巧，也善於女紅，這已不是現代婦女普遍具備的技能了。在我兒時尚不豐裕的年代，我們四個小孩間的衣物傳承，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大姊穿不下的就由二姊接手，二姊穿不下的再交棒給妹妹，別以為我是唯一的男孩就可買新衣服，通常是他們三個女生都不穿的，母親就會移花接木的把衣服上具女性表徵的地方（如花朵之類的）縫上一塊布，然後再給我穿。雖然如此，那些密密縫織的衣物都有媽媽深摯的愛。媽媽不僅會縫縫補補，還會化腐朽為神奇，大姊的一件毛衣縮水了，可以把它改為背心給二姊穿，背心穿鬆了，就改成毛帽再給妹妹，至於我，什麼都沒有！我們家的窗簾、沙發套、桌巾，都是母親的傑作，教會的聖餐禮巾舊了發黃，須裁剪更換，母親當然也獻上這方面的恩賜。

我讀小學的時候，爸爸就已隻身到台北工作，母親是職業婦女，下班回到家必須料理晚餐、整理家務，除照顧阿嬤，還要應付四個蘿蔔頭。印象中，有個必須用鐵絲編織成鳥籠的勞作，就是母親一手幫我完成的。雖然蠟燭兩頭燒，不過她還擔任宗教教育的教員，劬勞的身體，卻有著堅毅無比的心；如同才德的婦人，丈夫心裡倚靠她，兒女也起來稱她有福（箴三一28）。



母親手巧，喜歡插花，兒時的我就曾將「劍山」當做玩具，長大後才知那是池坊插花用的，還好母親現在改插西洋花，西洋花是以海棉做為花幹底座的支撐，相當輕巧，我就不怕我的小孩也拿危險的「劍山」當玩具了。我的父親常戲稱母親是「花癡」，不是花的白癡，而是愛花如癡。我都想不透母親可以靜靜地端賞一盆花達數小時，也難怪在教會插花，得從清晨到花市準備花材，一直到晚上聚會前才能插完一盆花，而中午還沒有休息地只在教會隨便吃個便當，如此慢工出細活，卻常常累到晚間聚會從不缺席的她，需要告假休養。如果遇到教會的婚禮、喪禮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媽媽的事奉精神令我不捨，卻又點滴在心。

「慈母曾病危，枯木復長青，主愛及時報，天路偕同行。」母親的信仰一直是我們家的標竿，每日晨禱的身影，是我心中最美的畫面，虔誠又專注。我總知道她在為我禱告，當我經歷生命的死蔭幽谷時，她向祂代求，陪伴、支持著我跨越、前進。媽媽除了插花的事奉外，她也負責規劃並參與每週的訪問行程，另外也參與包括松山醫院在內的福音事工，更關心教會中所有落在病痛患難中的同靈及慕道朋友，以至於我們家兩支電話總是此起彼落，熱線頻頻；我想教會中認識最多信徒及慕道朋友的人，可能就是她了，媽媽真是「四核心」的多工事奉者。這些服事主的工作，在幾年前媽媽病危之前就已全然的投入，只是當媽媽病癒康復後，她更抓緊每一次事奉的機會，如同她向來最常告訴我的一句話：「要抓住耶穌的衣襟」，我想，她真是緊緊的抓住了。

母親在生活中偶而會脫口而出一些智慧、有趣又富哲理的台灣諺語，這些話由母親口中說出有時會讓我嚇一跳，嚇一跳並非我斗膽的認為她嘴裡吐不出象牙，事實上母親的生活經驗及屬靈智慧是我所不能及的，而是平常看起來不是文采橫溢的母親，在適當的情境及時機下竟能輕鬆說出情盡乎辭、精準意賅的智諺語句，教我驚豔不已，真是一句話說的好就如金蘋果落在銀網子裡（箴二五11），讓人喜悅莫名。

「莫管明朝添一歲，彩衣粉墨照娛親。」我的母親已屆「隨心所欲不逾矩」之齡，當然我也是老大不小了，我常在想，母親要什麼，我能滿足她什麼？住豪宅，我不可能；吃大餐，她沒興趣；彩衣娛親，我勉強可行，但是她上網瀏覽一定都覺得比我有興趣。企業中向上管理的法則，就是你的老闆喜歡打斜紋的領帶，你就要打相同的領帶；你的老闆喜歡喝咖啡，你就不能說你只喝茶。保羅也說，向什麼樣的人，我就作什麼樣的人，為要得著他（林前九22）。母親敬虔事主，熱心事奉，所以我要承歡膝下，得著她的心，其實做相同的事，「敬虔、事奉」就對了。感謝主，我有這樣一位殊值效法的楷模。「我兒，要聽你父親的訓誨，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。」（箴一8）

「悠悠慈母心，惟願主相親；一日復一日，母聲猶至今。」母親對兒女的愛，無庸待言，她對我們的叮嚀，將時刻銘藏於心，而母親對主的愛所表現的美麗身影，更將是我們一生追求的典範。

